

那串艾草香悠悠

□丁惠忠

长江呵护着两岸青山绿水，在抵达东海入海口时，出其不意地从裹挟的泥沙中酿造一片绿洲：崇明岛。

我出生在这座岛屿上，从记忆起那里满目是滩涂、港叉、芦苇、蒲草及无名草。至夏天，柴草垛、茅草屋蚊虫多，又闷热。在旧居小屋前数百米的岸头港岸坡上，奶奶总要在农历五月初五前夕，去割一种秆子粗壮的草，它比其他杂草都长得颈长，青绿色，宽扁的叶子，初嗅有涩味，当再次呼入鼻孔，仿佛脑门子散发出一股悠长的气息，那是原野里带着晚霞余光中炊烟的草木香味。于是，我知道了老家叫这宝贝为香医草，即艾草，是岛屿千余年以来百姓驱蚊虫、避邪疫、图吉利的神草。

奶奶将艾草连秆带叶，三长两短五根一捆，分发给宅子上我家和二堂哥一家，凑巧有邻居跑过，她会递上一把。在端午节时，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和菖蒲于门前，以祈求健康和平安。

那天，我们小孩子还人手

一份得到奶奶亲手缝制的香囊，是用农家老布裁制的，几根流苏也是边角料缝纳。小小的香包里装着艾叶、丁香、白芷、黄芪等。至于那些中药材一般人家不种植，但村庄里总有几家会种植一些，奶奶抬着一升落小麦粉或玉米粉上门去换一串枝丫，回来切片，磨成粉，然后用艾叶包裹缠绕丝线装入。

当然，我们还要吃粽子和鸡蛋。我记得端午节的鸡蛋特别好吃，那是煮粽子的大锅里放鸡蛋一起煮，粽子的清香味与芦叶煮沸后变成茶色，将鸡蛋浸染成另一种风味。当时，奶奶经常说，吃了端午节粽子锅里煮的鸡蛋，夏天不会生疮，不会头痛脑热。

现在想来，那时的端午节艾草门挂、香囊、吃粽子和鸡蛋，倒挺有古风的。也难怪，长大后，我离开了老宅，母亲也是一年又一年从河沟边割来艾草，嘱咐我的爱人挂在门前……

时至今日，我的两代前辈都已走远了，但留下了端午节在我家门前挂艾草的习俗。

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我从城里回到老家小镇。我的爱人早已在小镇市场买来艾草、菖蒲，挂在小区 11 楼住房门前。从电梯一走出，那浓厚的艾草香味囤积在楼道里，我嗅着便有一股亲情在胸间涌动，不由得想起从前的生活过往，感慨不已。

原先乡间随处可以割到野生的艾草，不花钱。即使人工种植的艾草、菖蒲，价格便宜，几块钱一把。如今，端午挂艾草的传统习俗有了新方式，有些商家配上彩色流苏香囊、黄金球等花材，包装成特制的“艾草门挂”产品，身价倍增，少则几十元，多的几百块不等，却吸引一大批年轻人购买和关注。

我觉得这是大好事，传统文化要紧跟时代步伐，善于创新，才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顺应年轻一代求变的思想，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新的文化内涵，得以代代相传。

又到端午节，家门前那串艾草香悠悠，一路飘出了崇明岛。

儿子的怀旧之旅

□俞富章

儿子一家回国了。先是去了四川，四川是儿子的丈母娘家。然后，从四川飞往南京，南京是他的出生地，是他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地方。最后到上海，那是他的籍贯地，是他就读中学的地方，也是他父母的居住地。

儿子到了南京之后，他的省亲之旅便成了怀旧之旅。

到南京的第二天，他带着子女儿，到了他就读过的察哈尔路小学，他在这所小学读了整整六年书，他说蛮想念小学的老师 and 同学的。接着来到我工作生活过的军校，那里有我们曾经的家，也有儿子上过的幼儿园。因军校属于军事单位，他不能带孩子走进大院，就在校门口给俩孩子拍了张照片；俩孩子看着有威武的军人持枪守卫在大院门口，对他们的爸爸曾经住在其中充满惊讶与好奇：爸爸是怎么进去又怎么出来的？

又一日，儿子带着俩孩子来到了南京中山码头。当年姥爷姥姥家住在浦口，儿子小时候没少乘轮渡过江。自从离开南京、后又到国外读书并留下工作之后，没有再乘过轮渡。这回再乘轮渡，是寻找他记忆中的印象。儿子说：一些记忆中的存在，已经没踪影了；一些老旧的印象，完全华丽转身了。附近的发电厂变成了漂亮的住宅区，货运码头成为了生态公园，儿子深受震撼，感慨的说：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啊！

乘过的轮渡等，还有寻品曾经吃过的美食。

在南京，他最想吃的有盐水鸭、鸭血粉丝汤等，令我想不到的是提出要吃“旺鸡蛋”。旺鸡蛋，又称毛鸡蛋，是把正在孵小鸡的鸡蛋停止孵化并将其煮熟了的蛋。这是南京的一种传统街头小吃。当儿子说出要吃“旺鸡蛋”的想法时，瞬间引发我的记忆，当年，我们常常带他到大桥南路弄堂口去吃旺鸡蛋的，原来这孩子还记着“这一口”啊。

回上海，儿子要吃饭团、小笼包、糍粑。这些都是他随我到上海后吃得比较多的早点。一天早上，儿子说要吃兰州拉面。我一听便明白了，那是刚从南京到上海时，分配的房子还没交付，我们还住在亲戚家里。那段时间，我们三人的早餐，隔三差五吃兰州拉面。想到这里，我便开车到当年常去的那家拉面馆。

一天，儿子忽然又提出要去沐浴，“那是必须的呀”，我马上带一家人去了浴场。到了那里，泡澡、搓背、拨火罐一样也不少。儿子说“一个字：爽！”——那是自然的，这可是正宗的中国味、家乡味，在澳洲，是很难享受这样美好的体验了。

儿子在南京时，他大舅给了一个信封，信封里是大舅拍的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儿子看着自己小时候的样子，既兴奋又感慨：少小离家老大回啊！那一刻，儿子的儿子说：“我爸爸小时候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啊”，这一“倒装句”引得哄堂大笑！

儿子也开始怀旧了，我有点意外，不过，我相信，身在异国他乡的儿子，难得回来一次，他的怀旧不是因为年龄，而是一种游子的思念。更重要的是，儿子这次的怀旧之旅是带着他的子女儿的，他是希望孩子们了解他们的父亲还有很多记忆和思念在南京与上海，并随着这一次怀旧之旅的耳濡目染，将叫做“故乡”的一些事情深深地刻进孩子们的脑海里……

蚕宝宝上山了

□赵春华

蚕宝宝上山了，那山，不是山崖，而是数十根被剪成一尺多长的麦秸秆，中间用绳一扎，两头尽量分开，上面的麦秸呈倒三角形，下边的呈正三角形，即将吐丝作茧的蚕宝宝爬上去，这便是我们小时候所谓的蚕宝宝上山啦！

忘了谁送给了我一板，不大的一块纸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蚕籽，将它贴着胸口暖了，得了温度的蚕籽孵出了一条条虫子，恰似一截截短短的头发丝，微微地蠕动，小心地用羽毛管轻轻地掸入器具或硬纸板上。这时候要出去采桑叶喂蚕宝宝了，蚕小如蚁，要采嫩的桑叶喂它，要用清水洗了，揩干，若是吃了不洁或有水的桑叶，蚕宝宝会泻肚子而死去。

我家附近少桑树，所以为了养蚕，“上天入地”地找桑树，在河边找到了一棵桑树，欣喜若狂，生怕被人发现了也来采，往往是保守着“秘密”。蚕宝宝日长夜大，食量大了，有时候桑叶供不应求，听大人说柞树叶也可以，没办法，只得采柞树叶应急。

后来才知道，其实蚕宝宝的“口粮”不仅仅是桑叶，莴笋叶、蒲公英、榆树叶等均可，只是蚕宝宝最喜欢的食物还是桑叶，鲜嫩且干净的桑

叶，不得有水，幼蚕吃的桑叶必须剪碎剪细。

至今犹闻蚕宝宝由小变大且经过几次蜕皮后要上山前疯狂吃桑叶的声音。入夜，暗黑的屋子里，一团团的桑叶中，细细的沙沙沙，像遥远的空蒙中传来了声声的潮汛，虽细细，却稠密，且持续不断，不会中断，给我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这是蚕宝宝上山前为吐丝结茧作充分的能量储备。

相比找几块硬纸板，我们更喜欢找收割脱粒后的麦柴，或者陈年稻柴做蚕宝宝的眠床，它们进入“新家”后便开始慢慢吐丝、结茧，椭圆形的，美丽的，令人喜爱的蚕茧，有时还会结出金黄色的蚕茧，给了孩提时候的我一份彩色的惊喜。

“春蚕到死丝方尽”，长大后读着这诗句，体会尤深。不说蚕丝可以做漂亮的蚕丝旗袍、蚕丝围巾和轻柔的蚕丝被，就是蚕宝宝的便便唤作蚕砂，也是一味中药。蚕便暗色，不仅不臭，还有一股淡淡的桑叶的清香味，据说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可喂鱼，可做农作物的肥料……

现在少了养蚕的事了。但还有极个别的家长让孩子体验养蚕的过程。前年就有同村小妹问我，哪里有桑叶，她儿子养着蚕呢，找不到桑叶。我在小区里寻寻觅觅，终于在临河的绿树丛中找到一棵不起眼的

小桑树，给她摘了些。前几天，在我六百多的微友中竟然有一个未曾谋面的，晒出了几条蚕宝宝吃蚕叶的照片，感叹“现在桑叶越来越贵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确实让桑树成了稀罕物。这些个例让我回想起十多年前去嘉兴、湖州一带旅游时见到成片成片的桑树来。杭嘉湖乃蚕乡也，我看见一棵棵矮小的桑树上都有一个个桑拳——那里的人一年一度地砍斫桑枝，为的是来年有更多的新枝抽出，留下了一个个桑拳。我以为这是桑树的愤懑：每年捧出满树嫩绿的桑叶，交给蚕儿去编织温暖和希望。这时，风儿吹拂，桑叶飒飒，好似桑树的一双双手掌，高高地举起，否决我的思虑：你抚摸过的一个个桑拳，乃是我们的拳拳之心，为了人们的温暖，我们甘愿这般模样。

桑叶与桑蚕，都有一样的心意和希冀！

其实，春蚕吐尽丝后并未死去，蜕变为蛹，而后蛾，破茧而出，肚子长长者为雄，圆圆者为雌。雄蛾微微抖动翅膀，发出求偶信号，雌蛾与之交配，乡里叫“打雄”。之后，雄蛾殒命，雌蛾产下籽后也殉情而亡。因而我以为“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不确的，吐尽丝后蚕未死，蜕变成蛹成蛾，直到完成繁衍下一代时才真正死去。

庆“六一”（儿歌两首）

□王海

大合唱

一排二排三四排，
迎着和风笑颜开。
乐器奏响望指挥，
小嘴张开歌声来。
唱得太阳更红艳，
唱得山水飞七彩。
歌声起伏如江涛，
歌声激荡扬四海。
“六一”喜看红领巾，
热烈庆祝情澎湃。
举目台上花烂漫，
一排二排三四排。
排排都是党希望，
排排都是栋梁材。

学农去

六月里，好天气，
百花向阳绽美丽。
我们一群初中生，
学农路上笑嘻嘻。
看到麦浪报喜讯，
听见飞鸟空中啼。
青蛙擂响欢迎鼓，
秧苗挥手致敬意。
一片水田白茫茫，
赤脚下田溅湿衣。
秧苗在手学插秧，
插着插着如写诗。
一行一行诗千行，
太阳公公说“欢喜”。